

飞听

退、萎缩还是发展，都离不开语言本身。中华文化的符号系统从造字开始，经过了龟板文字、钟鼎文字等等，一点点演化为汉字语，再经过半文半白，直到“五四”的白话文，演变到今天。在这个演变过程中无数人作出了贡献，而杰出的经典作家付出的劳动最多。怎样让文字洁净、生动、准确、健康，使这一整套符号系统变得更杰出更卓越，成为一个不曾间断的全民族参与的工程。我们今天阅读李白杜甫的诗篇，读盛唐的诗章，常常会产生一种文化上的惊叹和感激之情。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当然包含了我们大家，于是这里也就无法回避自己对语言的态度。

从甲骨文到今天，这套符号系统尽管演变得很重，但却不是革命式的，更不是嬉闹和任意放纵的破坏，不是痞子气的践踏；它只能是严谨的严肃的，也是在充满曲折的道路上慢慢完成和接续的。现在看“五四”前后的白话文白话诗，有时也会觉得有点别扭和稚嫩——但它是在积累和探索的过程中，是了不起的一个成长点。白话文作为现代的形态进一步走向成熟，鲁迅那一批作家的贡献最大，当然还有其他各个领域的人物的辛勤劳动。

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负责任的数字化文字堆积、对语言有意无意的颠倒倒置，可能就是文化上的至大罪过。

古人的心情和故事

不会有第二种可能。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时代会出现一种截然独断的古怪创造力，会有文化上的空穴来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现代文明”其实只是痴人说梦。要回答这个问题仍然需要先讨论一下什么才是“文化”。时下这个到处可见的词汇，作为一个概念已经被极大地庸俗化和扭曲化了。许多人谈论的这种“文化”那种“文化”，其实已经与文化本身没有什么关系，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

“文化”这个概念也许很难用一段文字规整严密地表达出来，但其中一定包含了几个不可逾越的要素。一是要有一套符号系统，因为任何一种事物要记录和传播，离开了这个系统是绝对不行的——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离不开汉字，离不开汉语；还有一个元素，就是一个民族形成的自身传统。“文化”是流动和发展的，不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因为只有运动和发展才有传承。“文化”就是运用一套符号系统去记录和传播的传统内容，这里面有记忆、分析和鉴别，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深入和扩大，得到延续。

古今中外的文学写作是文化延续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文化构成和文化积累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个“符号系统”有自己的规范，只有依赖和遵守这个规范才能起到有效的承载作用，也才会传导下去。由于人类的繁衍和接续，文化的内容也在不停地增加和扩展。可见文化的前进还是后



读史札记 · 也说李白与杜甫

自以为为而不知止，但它情节生动，味美价廉。

无论这书是印在纸上，还是登在网上，你怎么选？

一切都有冥冥安排，有因有果。

人性可谓最有趣的书，网络上更是各种人性的展示。有一些写作者，专于此处用力，所以文章有力量，直指人心。而另一些写作者，则在社会性上发力，虽然波澜壮阔，却往往看不见人。

尖锐地见人，会让人过目不忘。

这期版上《无意义》中的老瞎子，“没意义就是最大的意义”，耐人寻味。

《背架子和背老二》中，“春娃用背架子把媳妇背回家”，二十多里地，还要翻一座大山，这样的事情，即使在交通不便的秦岭深山中，也消声匿迹了吧。

爱丽丝·门罗，那个获了诺贝尔奖的老太太说，睁大眼睛，要从你所遇到的每一个人的脸上看到各种可能性——看到他的人性。

深悟人性，求得超越。哪里也都是这样。

有人把报纸副刊比作绿地，一座城市需要商店和大楼，更需要绿地和动物园，需要寺庙和教堂。城市绿地的减少或消失，说明这个城市不再宜居。

丰收若有手机客户端，我希望它像一面镜子，能让人看出不同年代自己的不同面貌、喜怒哀乐、超越与落后。

从无穷多的碎片中为你打捞，拼成这面镜子。无论如何，我都会鼓起勇气站到水边，即使波涛汹涌。

编辑手记



流年碎笔

陈永明

背架子和背老二



在过去交通不便的秦岭深山中，背架子是农民最重要的农具之一。

它是个何物呢？大约一米二高，三十厘米宽，用硬而细的木材做成。由两块两厘米厚十厘米宽的弧形木板和四根小木方做成一个木梯状，下面两个小木方间镶着薄薄的木板，两边各有一条上好的细青竹篾条子编制的鞭子状的背系，上端两根小木方中间加工成圆柱形，便于系绳索又能固定牢背负的东西。后面底部装有一个类似于马扎的木架放置东西。一根长长的指头粗的麻绳系在中间，没有背东西时，拉上去盘绕在背架子的顶端。与背架子配套的有一个用木头做的“T”型打样子，背东西时，抱在怀里或提在手中，上坡上坡时做手扶用，需要暂停歇气时，放在背后将背架子置于其上，高度恰好是背架子背在身上时的最底部与地面的距离。

我三姨家住在大山里，那些年乡上、村里没有公路。我姨夫长年给乡上的供销合作社及村上的代销点背运日杂百货或将当地的中药材、土特产送到县上的药材公司、土产公司。八十多里地，全是羊肠小道，两天一个来回，甚是辛苦。有一年暑假，姨夫用背架子背了一些草药、棕、蜂蜜等土特产送到县上，又装了一背架子副食品和一些百货。货物体积大，仅货物就有二米多宽一米多高。那晚他把货物背到我家放着，就住在我家。第二天早早起来，吃了母亲给他做的饭，又装了一壶水，带上干粮。这一次还要带着我到他们家去住几天，我头天晚上兴奋得觉都没睡着。姨夫背上上百斤的货物，步履沉沉，走上二里多路就要打躬歇气，拉过从背架子的顶端用细绳系着吊在肩膀旁的毛巾来擦汗。稍微休息一下就要急着赶路，一路上，走上十几里地就有一处用石头垒成的台面，后面有一块较大的石头正好支撑背架子，他放下背架子的腿，坐下毛巾，坐在小溪边的树下休息一会儿，把擦出汗的毛巾在溪流里摆一摆，洗洗满是汗渍的脸、胳膊和手，再吃上一点心干粮又继续前行。当地人把他们这种专背货物的人叫“背

老二”，这活辛苦又单调、孤独和寂寞，歇气休息时姨夫会唱上一段山歌或哼几句花鼓子或吼叫几声。这条路不是上坡就是下坡，要不是在一段峡谷溪流上穿行，行进中姨夫很少说话，我走在他后面，听着他粗粗的喘气声，看着他弓着背负重前行的背架子上的货物，心里想，我长大了决不当“背老二”。那天太阳要落山前才走到三姨家，姨夫把我送到家，没顾上休息，就把货物送往代销点，天黑才回来。

我们村有个人叫春娃子，大集体时长年累月给生产队放牛，人长得矮小畏缩，说话还有点夹舌，他母亲改嫁才把带到我们村上来，日子过得艰苦，快四十岁了才找了个媳妇。这个女人也是一个难寻婆家的主，眨巴眼，还有狐臭味，气味格外大，个头比春娃子高了一头，离我们村有二三十里地，要翻一座大山，来回都要靠双腿。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谈成了这门亲事，迎娶媳妇时，帮忙的人也少，没有花轿，也无骡马，春娃子用背架子把媳妇背回家。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孩，爱看热闹，见新媳妇穿着大红衣服，手里还举着一把红雨伞，面朝后坐在背架子上。春娃子一直把

她背到门前屋檐下才放下来。还有一次夜半时，春娃子他母亲患了急病，肚子痛得不行，他也用背架子把他母亲送到医院去看病，然后又用背架子背了回来。

其实背架子最广的用途还在农事上。像一些豆类植物，藤蔓类的植物，从山上往回运时，就用背架子。它既好装卸又便于背时起身，而且能达到搬运量的最大化。我家也有个背架子，那些年在大集体劳动中父亲经常使用。春天种包谷、点黄豆时，利用休息时间捡拾些干柴禾捆绑在背架子上背回家；夏天，生产队沤青肥，在山沟里割的青草，收割的小麦用背架子往回背；秋天，拔下的黄豆、小豆也得用背架子背往生产队的场地；到了冬天，生产队搞农田基本建设，用背架子背石头、砂子、水泥、石灰……用的时候多了，背架子上端系绳头的小木方被绳子磨得非常光滑，并且勒出深深的凹槽。我小时候也背过这个背架子，那时每年的霜降前父亲要抽空亲自留地里的红苕挖回来，就让我放学后先去割苕蔓，再用背架子把苕蔓背回家，母亲就宰了喂猪。用背架子背一次，若用背架得背两次。每次背苕蔓我都离不开背架子。

我要与你藕断丝连

要让川外人民理解“微子”很难，且当作一种油炸的面条状肠条吧。要准备酥黄豆也不容易，得天晚上清水泡好了，第二天付油锅至两面金黄。油炸，又是油炸——不过，在生性温润的米糊糊中和下，不够健康的成分失去侵略性，最简单的食材也得以组合出特别滋味，可以视为集成创新的典范了。

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茶，油茶的老老名字记录下了那浅浅一盏所承载的社交功能。岁月改变了丈量此岸的速度与刻度，浸泡于慢时光中的川西小镇，没有任何理由能让你加快脚步。

我们把路边饭店称为“苍蝇馆子”，充满苍蝇横飞的画面感，其实只是谓其店小、价廉罢了。古人讲“少不入川”，是担心天府温柔乡占了斗志，本土化的美食便是其中最有力的一枚糖衣炮弹。那些整天上国际范儿大酒店吃饭的，基本上不能叫做到过四川，因为大雅之堂难觅的油茶们，总是藏在最窄而旧的巷子里。

你终于来了。或者，怎么才能？先看看别人都在玩什么，怎么玩吧。当我打开一个又一个“看上去很美”的手机客户端，仿佛听到暗黑的河流深处传来这样的声音。

网络的确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不只是阅读方式，它拥有千万种变化形态，比玉帝还厉害。

想通讯时它就成了光速邮递员；想购物时它就成了导购员，也是一个超大商店，物品应有尽有；想看电影的时候，它就成了一座迷你电影院，想……

等等，反对派已按捺不住……你怎么不说说，网络能吞噬了多少青少年，与“世隔绝，造成多少交往障碍，网络孤独症患者；还有，盲目跟风，偏听偏信，多少事实被掩盖；喜欢购物的人，看着正版的图片买来盗版的实物；喜欢阅读，敬畏文字的人，被垃圾文字，语言暴力造成内伤种种。

是的，网络是天使，也是魔鬼。可哪里不是这样？

生活中，有玩乐的机会就必定要加倍工作，有俊男美女做男友女友就有随时被狠狠抛弃的可能，很多时候，决定权，选择权其实在自己手中。

就说吃吧。有美食当前就要冒着发胖的危险，虽然生命不息，减肥不止，可当味蕾和神经被美食的色香味所诱惑满足时，自然就忘掉了卡路里的计算表。“吃饱了才有力气减”，抛开对体态的苛刻要求，讨自己欢心，胖也没什么不好，至于，脂肪肝，高血脂，血管堵塞，爱谁谁吧。

阅读也一样，算是另一种吃。一本好书，读了使人同情，产生爱心，分得出好歹，但它“深奥高古”，信屈聱牙，难嚼难咽；一本垃圾书，读了使人残暴，使人狠毒，使人思想猥琐，混乱了价值观，且



非常文青

在城市找魂

李晓

六十多岁的老鲁问我，为什么这么多年了，来到城市，心里头居住的，还是东北故乡的村庄，村庄那边那漫天的芦花飞扬……是这个城市少了什么吗？我沉默。难怪，老鲁时常仰头张望，嗷嗷待哺的样子。

还有七十多岁的王老头，也有一个怪异的举动，他喜欢去大街上扫落叶，并拿到郊外去点燃，看那腾起的烟雾。后来，我同他坐在一块石头上抽烟，他告诉我，看到这落叶燃烧后腾起的烟雾，恍然以为是故乡村子里瓦房上浮起的炊烟。

我的老乡秦老汉，六年来城市定居，起初很兴奋，天天喝牛奶，可不到半年，在城里孤独的秦老汉就回到乡下种庄稼。秦老汉说，在城里，家家户户都关了门，把人心也关闭了，在乡下吃饭，东家走走西家看看，一顿饭，可以吃上好几家的饭菜呢。

在这个时代，有多少老城墙、老院落、老街坊，老建筑在轰鸣的“城市进行曲”中灰飞烟灭。我常同三皮怀念从前记忆中的那个城市。从前的那座城，远没有这么喧嚣，繁华，但从前那城，为什么一直在记忆里温暖如初，望着而今这座城，它满足着我们的物欲，却在精神上令人飘渺。有时感觉，我们是一群生活在古城里的人，文物一样，被粗暴地挖掘到了地上，积蓄多年的地气，瞬间被蒸腾殆尽。

我所在的老城，下半身被大水淹没。一些人，常徘徊在水边，抚摸着胸口，像是在听水下隐隐约约的水声。有人咏叹说，他们是在找那去的魂。有一天，我同一个老者坐在树下闲聊。“一个城市，它到底要生长多久，才有自己的魂？”我问。老者怔怔地望着我，反问我：“高楼大厦是灵魂吗？车流如织是灵魂吗？烟囱林立是灵魂吗？课堂宾馆是灵魂吗？”我摇摇头说：“当然不是。”老者像是找到了知音，他缓缓地说：“城市越长越像，干城一面，最终，这些城市就失去了灵魂。”

一想到这个老者一直在大声疾呼，对老城墙老巷子老院落的抢救，对一根古树的依恋，对那些发黄线装书、老照片的爱抚，对文脉文火的拳拳之心，我就感动不已。我知道，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是在帮这个城市找魂，安魂。想让自己的城市在白天如白云一样安详，在夜晚躺在星光下均匀呼吸。一个城市，如果多一些这样的人，如一条河流的绵延，是不是流向更宽阔，更遥远。

白瑞雪

麻将去了。即使收入不平，妹子们夜里是必须要出门吃个串串香的。“5·12”一周年，我的一位记者朋友回访被埋几天后获救者的妻子：“得知他还活着的时候你在干啥？”对方答：“我们正在院子里准备吃烧烤！”四川人知足常乐的闲适是骨子里的，他们把艰难的日子过成了一杯茶。

我的外公曾是方圆多少里有名的饭店大厨，但他在家从不做饭。早上第一斗烟刚点燃，外婆已迈着勤劳的小脚端上一碗油茶。慢悠悠地吃了勤劳的茶，老爷子这才开始新一天的指点江山。

前些日子回老家，尝到了久违的油茶，也想起许多往事。听说5月17日被标记为“吃货节”，我表示嗤之以鼻——春节情人节五一节国庆节甚至清明节，中国的哪个节离得开吃？吃是我们与岁月同行的方式，吃也是我们唤醒家族记忆的密码。故乡的食故乡的人，相距再远，我已下定决心与你藕断丝连，不怕牺牲与你互相亏欠。

小说世情

无意义

邵蔚

他被银行的保安赶了出来，坐着他那用破纸板塑料袋堆叠起来的铺盖一起，被拎着耳朵扔到天寒地冻的岁末，狂风呼啸的北方的冬季。

他借着不能被寒风熄灭的路灯，把塑料袋和纸板披挂在身上，沿着硬邦邦的马路一步一挪着僵硬的双腿。他乞求自己不要在这里死去。

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一个醉酒的杀马特青年抡着酒瓶子摇摇晃晃地从他身边走过，皱了皱眉，顺手把酒瓶子砸在地上，朝着从他身上飘出来的酸臭吐了口唾沫，然后扯开喉咙吼着“我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接着一头撞上路边停靠的微型。他没回头，本不相干，只觉得这条街真挤啊，挤满了回忆。

他第一次碰到老瞎子就是在这里。老瞎子紧闭着两眼，穿着抹布一样的蓝布衫，拿着脏兮兮的二胡吱吱嘎嘎地拉着《世上只有妈妈好》， endpoints 正正经经地跪坐在地上。尖锐刺耳不能称之为旋律的刺啦声穿透路人的耳膜，不堪忍受者往往从裤袋摸出点买菜花的毛票往老瞎子面前的破碗里一扔就大步离开，而更多的人紧着堪比二尺冰层的面瘫脸不紧不慢地过去，似乎那个面色如柴的老者从未存在过。有时候他走到那里累了，就把铺盖一铺躺下休息，顺便也摆个碗，看老瞎子拉二胡。正午的烈日能晒掉一层皮，过路人渐渐稀少，老瞎子就停下休息，叫他去打二两酒来。酒过三巡，老瞎子又拿起二胡来，一边拉一边扯起皮来，手上拉的还是《世上只有妈妈好》。他嘴角抽了抽，你怎么老拉这一首啊，难不成只会这个。老瞎子重重地把弓子往地上一砸，年轻人，你懂个啥啊就出来秀智商，你爷爷我当年……他把耳朵一堵，懒得听老头叨叨，往地上一躺，舒服地翻个身。老瞎子听见他这样，便叹了口气，然后把音量调大一倍，继续若无其事地讲述他当年的“辉煌”。

他隔三差五地去找老瞎子，一起跪在街边乞，喝粥拉呱。老瞎子本姓陈，自幼丧母，寄居打工家，因忍受不了虐待而离家打工。赚了一点钱后，他开始做些小买卖，也娶了个好姑娘，有了一个乖巧的女儿。可这幸福太短了，某一天忽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长满荆棘的深渊。那一天他打理好一天的账目准备回家，来了一群人模狗样的，说看好这块店铺了，要收购，出价之低与明抢无异。三言两语谈不妥那群人就开始动手，他凭着打工那几年练出来的劲力，失手杀死一



微语绸缪

尽管这个世界充满小心翼翼与谎言，我们至少在一个场景下是通体真诚的，那就是饥或饿的时候。比方说，当我面对一碗油茶，甚至只是偶然想起这种很不见得的美食，它便变成了一只披着人类外衣的巴甫洛夫的狗。

四川油茶，既不是广西以老叶红茶炒煮而成的饮品，也不是北方那种羊油与炒面的混合物。前者不足果腹，后者充满红军长征的忆苦思甜感，都不够美好。在老四川人的字典里，油茶是一种介于固体与液体之间的食品，如同西北牛肉面、桂林米粉一样的战略性生活物资。之所以今日从年轻人的早餐选择中逐渐淡出，很大程度上因其制作太麻烦。虽说主要原料就是米糊糊，各类调料的加入，相当于把一辆奥拓生生改造成了奥迪，其复杂程度足以让时间焦灼的上班族们望而却步。

究竟有哪些调料呢？米糊糊出锅后需要加入的基本配置包括：微子、酥黄豆、大头菜粒、生姜粒，以及盐、花椒面、辣

胡说了，他明明已经死了。